

列 宁 全 集

第十七卷

1910年12月—1912年4月

人 民 出 版 社
1959年 北京

列寧全集

第十七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總經售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8 $\frac{1}{2}$ · 插页 5 · 字数 415,000

1959 年 8 月第 1 版

195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440 定价(四) 2.20 元

“列寧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譯出的。“列寧全集”俄文版是根據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和蘇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出版的，其第四版是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于1941年開始出版的。

第十七卷說明

第十七卷包括列寧从1910年12月到1912年4月这个时期所写的著作。

本卷的主要內容，是一些反映了捍卫党、反对革命叛徒——取消派和他們的帮凶的斗争的著作。

在“論黨內狀況”、“我們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札罗夫）”、“論政權的社會結構、前途和取消主義”、“党的破坏分子扮演着‘傳說的破坏分子’角色”、“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自由派工党的宣言”、“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議論”等文章中，列寧揭露了取消主义的思想根源和实质，并揭发了取消派一贯进行的破坏党的领导机关工作的活动。

在“論調和分子或好心人的新派別”一文中，指出調和派倒向取消派方面的无原則的动摇。

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們的談判的揭露的开始”、“第三届杜馬五年来的各政党”、“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等文中，列寧指出了反革命自由派政党——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本质。

专门論述第四届国家杜馬选举的著作有：“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綱領”、“第四届国家杜馬选举运动”、“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則問題”。

論述党的布拉格代表會議，即把孟什維克驅逐出党、成立独立的布尔什維克党的代表會議的意义的文件，在本卷中占了很大篇幅。这方面的文件有：“党内危机的結局”、“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決議草案”等文章，布拉格代表會議的決議，“給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會議的報告”，“《VORWÄRTS》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小冊子以及“給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書記胡斯曼的信”。

收入本卷的有列宁的名著“論馬克思主義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第一次編入全集的有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国委員会的两封信（1910—1911年）。在这两封信里，列宁指出取消派、召回派、前进派、托洛茨基派如何破坏党的工作，并提出了團結全党力量以进行恢复党的斗争。第一次編入全集的有短評“厚顏无耻的犹大什克·托洛茨基”；有关于1911年中央委員六月會議的材料如“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員會的信”、“三个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員向九个中央委員的非正式會議的報告大綱”、“关于確定會議的性質的決議草案”；有“关于第二届杜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和“自由資产阶级的走狗”这两篇文章；有布尔什維克国外小組會議的文件如“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的決議草案”、“关于筹备代表會議的俄国組織委員会的決議”；有布拉格代表會議的文件如关于確定代表會議性質、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反飢荒斗争中的任务等決議草案；此外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綱領”、“致‘明星报’編輯部”的信和“把牌摊到桌面上来”一文。

目 录

第十七卷說明 IX—X

1910 年

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国委员会的信	1—6
論黨內狀況	7—21
論馬克思主義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22—27

1911 年

厚顏无耻的犹大什克·托洛茨基	28
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黃騰达的一生	29—31
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32—36
馬克思主義和“我們的曙光”杂志	37—42
我們的取消派 (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札罗夫)	43—64
一	43
二	48
三	50
四	55
五	60
立宪民主党人談“两个阵营”和“合理妥协”	65—69
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	70—73

保尔·辛格尔	74—77
評論。关于縮施科夫、格罗莫博伊和伊茲哥也夫	78—87
致中央俄国委員會	88—91
关于紀念日	92—100
“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101—110
党的破坏分子扮演着“傳說的破坏分子”角色	111—115
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	116—120
紀念公社	121—125
論政权的社会结构、前途和取消主义	126—147
短論	148—151
論危机的意义	152—156
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	157—162
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	163—172
“遺憾”和“羞耻”	173—17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會的材料	
(1911年5月28日至6月4日(6月10—17日))	179—187
1. 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員會的信	179
2. 三个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員向九个中央委員的非正式	
會議的報告大綱	182
3. 关于确定會議的性質的決議草案	187
論杜馬常会的总结。“共同做的事”	188—192
关于老的、但又永远是新的真理	193—19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組关于党内状况的	
決議	199—207
序言	199

一	200
二	202
三	203
“两个政党”小册子的序言		208—211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		212—224
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議論(獻給我国 “調和派”和“妥協派”).....		225—227
“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全会召集委员会的声明的附注.....		228—229
斯托雷平和革命		230—238
論調和分子或好心人的新派別		239—259
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綱領		260—268
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議論		269—273
總結		274—278
两个中派		279—281
旧的和新的(摘自報紙讀者的短評)		282—285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保尔·拉法格和 劳拉·拉法格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說 (1911年11月20日〔12月3日〕)		286—287
海德門談馬克思		288—294
自由派工党的宣言		295—306
一	295
二	299
三	303
关于第二届杜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 整个案件的叙述.....		307—311

論社會民主黨在杜馬內外的行動口號和工作方法	312—321
自由資產階級的走狗	322
黨內危機的結局	323—333
來自斯托雷平“工”黨陣營的議論	334—339
論托洛茨基的外交和護黨分子的一個綱領	340—344
“保管人”仲裁法庭的總結	345—347
第四屆國家杜馬選舉運動	348—366
一、一些基本原則問題	348
二、工人復選人在選舉運動中的作用	352
三、選舉運動中的農民和農民復選人	359
四、從第三屆杜馬選舉的實踐得出的結論	363
舊的和新的	367—371
布爾什維克國外小組會議	
(1911年12月14—17日(27—30日))	372—375
1.關於黨內狀況的報告的決議草案	
組織國外社會民主黨護黨分子和布爾什維克的任務	372
2.關於籌備代表會議的俄國組織委員會的決議	375
選舉運動的幾個原則問題	376—401
一	376
二	381
三	388
四	386
五	390
六	396
七	398
對立憲民主黨和大臣們的談判的揭露的開始	402—410

三个質問	411—423
飢餓和黑帮杜馬	424—427

1912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會議

(1912年1月5—17日[18—30日])	428—458
------------------------------	---------

1. 关于确定代表會議的性質的決議草案

关于确定代表會議的性質的決議	428
----------------------	-----

2.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決議草案

3.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反飢荒斗争中的任务的
決議草案

4.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決議草案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	434
--------------------	-----

5. 代表會議的決議

关于召开代表會議的俄国組織委員会	436
------------------------	-----

关于确定代表會議的性質	436
-------------------	-----

关于各民族中心沒有代表出席全党代表會議的 問題	437
----------------------------------	-----

关于各地的報告	439
---------------	-----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439
-------------------	-----

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馬的选举	441
--------------------	-----

一	441
---------	-----

二	442
---------	-----

三	443
---------	-----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	445
-------------------	-----

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質和組織形式	446
----------------------	-----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反飢荒斗争中的任务	447
关于对杜馬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	448
一	448
二	450
关于“請願运动”	451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	452
关于中央机关报	454
关于“工人报”	454
关于“真理报”	454
修改党的組織章程	454
关于前保管人掌管的财产和财务报告	455
关于“紅十字会”	456
关于国外的党組織	456
关于俄国政府对波斯的进攻	456
关于中国革命	457
关于沙皇政府对芬兰的政策	457
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賀电	457
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	459—462
反对联合——同取消派的联合	463—468
第三届杜馬五年来的各政党	469—474
一	469
二	472
給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全国代表會議的報告	476—47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綱領	477—483
致“明星报”編輯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选举綱領”的附言)	484

把牌摊到桌面上来	485—491
关于特·奥·別洛烏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	
杜馬党团的問題	492—496
飢餓	497—498
农民和第四届杜馬的选举	499—501
《VORWÄRTS》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	
序	502—502
給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書記胡斯曼的信	514—517
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	518—522
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蹩脚的辯護人	523—529
俄国的重选和工人阶级的任务	530—535
自由派和民主派	536—545
一	536
二	541
注释	546—571
列宁生平事业年表	572—581

插 图

1911年1月“思想”杂志第2期封面，上面印着：列宁	
“論俄国罢工統計”一著作的第二章和“我們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札罗夫）”的前一部分	45

1912年3月列寧“把牌摊到桌面上來”一文手稿

第1頁 487

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俄国委员会¹的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外生活中最近的一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党的“统一危机”的结局即将到来。因此我认为我有义务告诉你们（这是我唯一的目的），最近的事件具有什么意义，即将到来的应该是怎样的（就事情的全部进程看来）结局以及正统的布尔什维克要采取怎样的立场。

马尔托夫在“呼声报”² 第23号上的一篇“我们到了什么地步？”的文章中嘲笑中央全会³，嘲笑中央俄国委员会一年来没有开过一次会，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贯彻决议。他显然“忘记了”再补充一句，正是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的取消派集团把俄国的中央委员会搞垮了：大家都知道，米哈伊尔、罗曼、尤里⁴ 拒绝参加俄国的中央委员会，并且声明他们认为中央存在这一事事实本身是有害的。于是俄国的中央垮台了。因此马尔托夫欢天喜地。至于前进派⁵也欢天喜地，那就更不用说了（“前进”文集第1卷已经令人感到这种欢天喜地的神情）。马尔托夫在欢天喜地的时候，由于过分匆忙地信口开河而泄露了秘密。他兴高采烈地叫喊道，党的“合法性置他们（布尔什维克或“波兰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于死地了”。他这句话是说，由于取消派把中央搞垮了，党才不能利用合法地位摆脱现在的处境。对于取消派来说，自然没有比使党处于毫无出路

的处境更痛快的事情了。

但是馬尔托夫过分匆忙了。布尔什維克手中还掌握着全会專門規定的、曾經刊載(以全会的名义)在中央机关报⁶第11号上的一种完全合法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鉴于呼声派和前进派公然不履行解散派別組織、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进行斗争等条件而申請发还款項。因为布尔什維克正是在这些預先明确规定了的条件下才把自己的財产交給中央的。

因此，在中央全会上簽訂上述条件⁷的布尔什維克，在1910年12月5日(新历)提出了发还款項的申請書。按規定，有一方提出这种申請書，就要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決議規定，如果在申請書提出后三个月內“不能”(实在不能!)召开中央全会，就要召开由五位中央委員，即三位民族集团的代表、一位布尔什維克、一位孟什維克組成的專門委員會。

这时呼声派一下子就露出了馬脚。中央国外局⁸委員呼声派分子伊哥爾⁹透彻地領会了俄国取消派的政策，竟声明他反对召开全会。他說，他主张召开專門委員會。在这里，呼声派破坏合法性是很明显的，因为不到三个月就可以把全会召开起来。在提出申請書之后，就是提出專門委員會的問題也是不可以的。

取消派分子伊哥爾是叛党分子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的忠实奴仆，他的打算很简单：全会具有最高权力，因此召开全会就有可能擺脱党的整个危机。專門委員會則沒有最高权力，它除了研究申請書中的要求(决定这种要求的是三个德国人)而外，沒有任何权利。这就是說，取消派(以及他們的国外奴仆——呼声派)在破坏了俄国的中央之后，現在又要破坏一切中央。他們第二次的破坏活动能不能得逞，現在还无从断定。中央国外局中的波兰人是主

張召開全會的。現在的問題決定於還沒有表明態度的拉脫維亞人和崩得分子。我們在中央國外局中的代表已經對伊哥爾提出了堅決的抗議，已經把抗議書散發給各個代表（伊哥爾的聲明和我們的抗議書的副本都隨信寄上）。

問題已經很清楚。主張召開全會就是擁護合法性，擁護黨。呼聲派反對召開全會就是反對合法性，反對黨擺脫危機。

我們把我們採取的每一個步驟都通知了普列漢諾夫和他的朋友們¹⁰，他們完全同意我們關於必須召開中央全會的意見。他們也主張召開全會；現在正在討論我們在這方面的共同的發言草案，最近，我們或者同普列漢諾夫派一起發表一個聲明，或者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一篇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

其次，1910年11月26日（新曆），托洛茨基使所謂維也納黨的俱樂部（一伙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手下的一批走卒）通過了一個決議，並把这个決議印成了單頁。該單頁已隨信附上。

這個決議公開向布爾什維克和普列漢諾夫派的機關報“工人報”¹¹宣戰。論據並不新鮮。說什麼現在沒有同呼聲派和進步派進行鬥爭的“原則基礎”，這是最滑稽最虛偽的說法。誰都知道，呼聲派和進步派根本不想解散自己的派別組織，呼聲派事實上完全支持波特列索夫之流的取消派，進步派用眾所周知的那筆錢辦了一個國外派別組織學校¹²來講授馬赫主義，宣揚召回主義是一種“合法的流派”（他們綱領中的原話）等等。

托洛茨基發出的同呼聲派和進步派“同心協力”進行黨的工作的號召，是令人憤慨的假話和空談。大家知道，在全會閉幕後的整整一年中，呼聲派和進步派（在托洛茨基的秘密支持下）是“同心